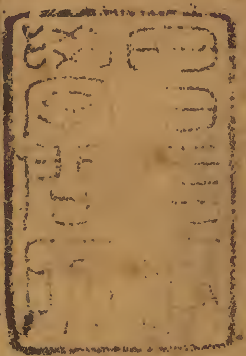


五經集注

書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五	二六	四九二五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25
冊數	26	(9)
函號	275	238

崇道堂

總經十九号共廿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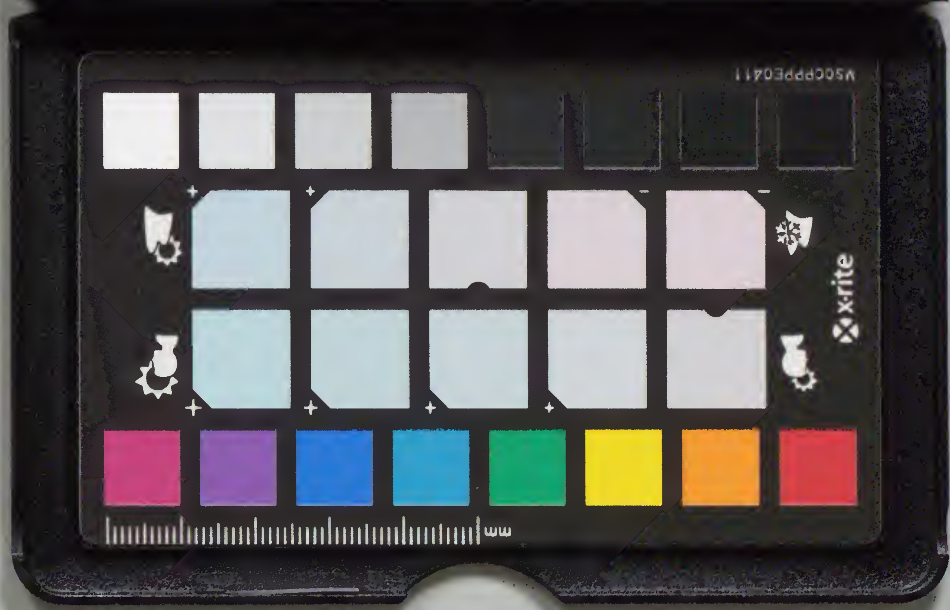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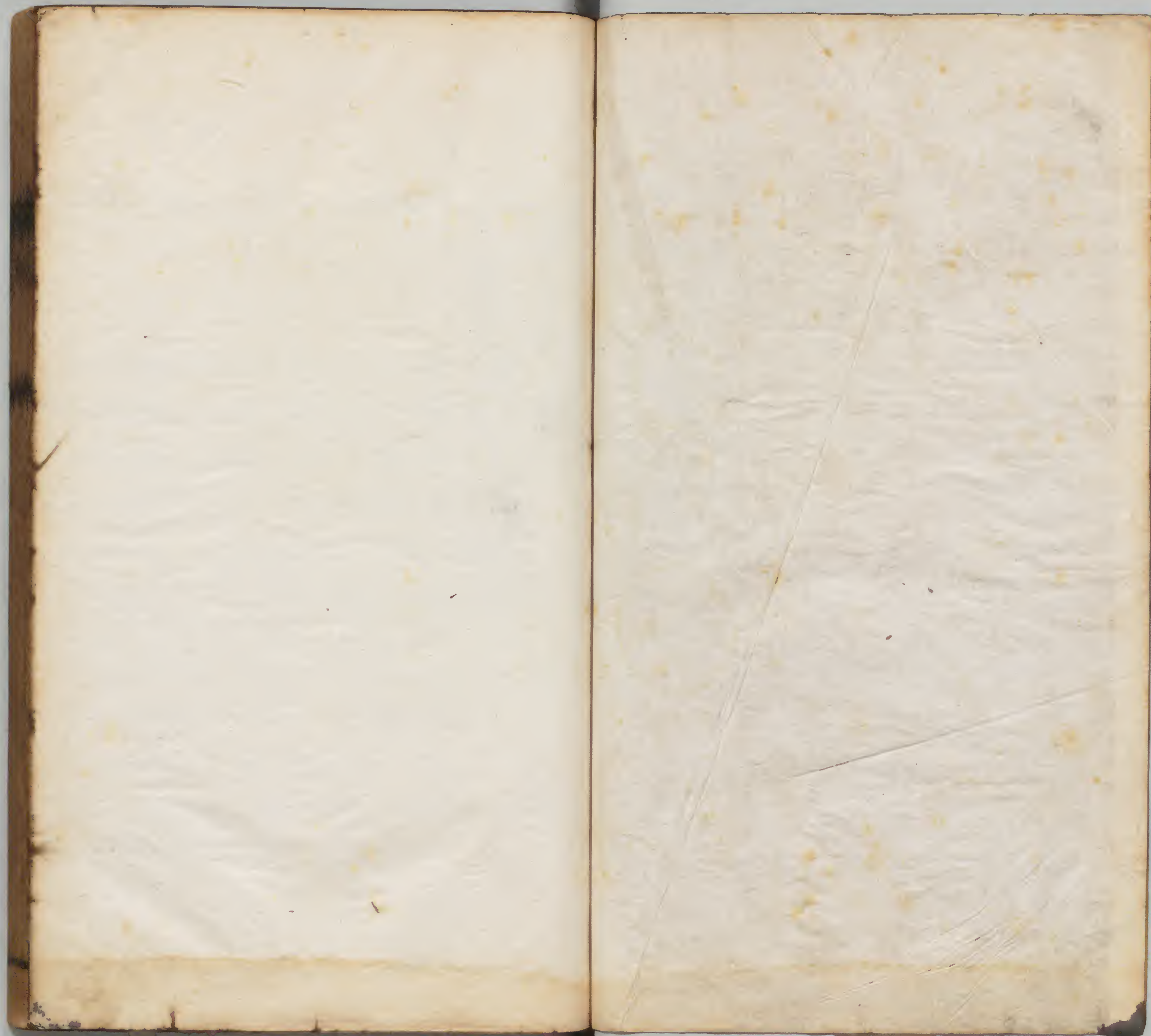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文庫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

泰誓上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今文無古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

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

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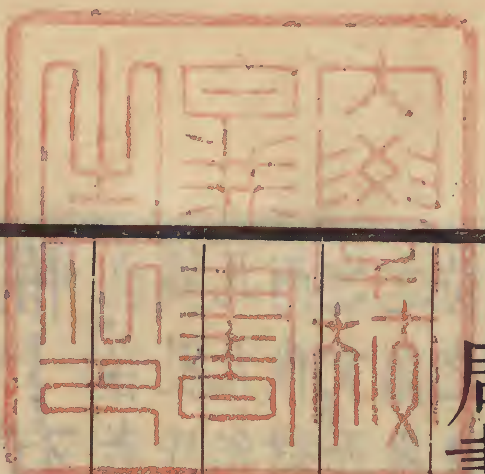
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

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書經

卷四

篇譜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十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月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爲春改正朔不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維暮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其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

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今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灑彌

破班縻反剗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
 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
 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
 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割剝
 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如何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
 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
 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
 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
 得。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牲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日

惟

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

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

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

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

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

湯降黜夏命。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公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為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
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
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

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斲側略反。痛音鋪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紂膏桐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

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

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

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威虐。以殘害于爾

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

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

眾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以示眾庶。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城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

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及庸。蜀。羌。鬃。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微。盧。彭。濮。人。羌。驅羊反。鬃。莫侯反。○左傳。庸。羌。在。西。蜀。鬃。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

書經 卷四 十 崑崙山鑄

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戟。干楯。矛亦

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王曰。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

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今商王受。惟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婦房。缶反。肆。陳答報也。婦姦。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

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也。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

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尚桓。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逐克奔以

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貔頻脂反。○桓

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

人。此勉其武勇。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

謂不勉於前三者。愚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

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

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日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

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

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

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

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

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也。始

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

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

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

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書經

卷四

十一

崑崙

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
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此
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

衛皆駿奔走執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

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

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

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

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列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

邵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

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

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

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

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

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周禮大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社云。王
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

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陳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
 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筐。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筐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在其承厥志之下。

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先諫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

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底商之罪。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

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

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

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

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

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

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

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公召之徒

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

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

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

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

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

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正

當在于征伐。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

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

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先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

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

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

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

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

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

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

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

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
 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
 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
 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
 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
 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
 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調乏澤及天下天下
 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
 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表其閭况生者乎王
 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
 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
 曰是為悅服之事○正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

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
 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
 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
 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用兵也○正當在萬姓悅服之下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
 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
 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正當在示天下弗服
 之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
 周廟周祖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
 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
 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正當

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

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

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郃。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

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

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

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

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

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

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

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

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

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

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正當在大

告武成之下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

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

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

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

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

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正當在

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

功垂拱而天下治

十里子男五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正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如右。獨既生魄，丁未二節，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下，故以生魄在丁未之

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讀者詳之。

洪範

洪範，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以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子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

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王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武王之

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

者如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陞音殷。汨音骨。斁音妬。乃言者。重其答也。陞。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

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此。彝。倫。之。所。以。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即。洛。書。之。數。也。

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書經 卷四 十九 嵩階當鑄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
 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
 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
 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
 推天而徵之。稽疑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
 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
 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
 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
 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
 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
 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
 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
 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

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
 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
 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
 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
 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
 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
 革也。稼穡者。稼而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
 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
 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

錫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無虐。榮獨而

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

不。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

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

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

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

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

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于其不好德

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

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

其善者聖人設教欲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

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

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

黨反側已私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

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

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

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

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
 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誅之
 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
 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
 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同一機。而尤要
 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
 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曰。皇極之敷言。
 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曰。皇極之敷言。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
 之理。而反復推行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
 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
 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凡厥庶民。極之敷
 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
 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
 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
 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
 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
 也。言民而不言人。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
 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直。克治。友。順。變。和也。正
 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
 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
 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
 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
 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
 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
 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
 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

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惕德反。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

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使之卜筮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凡七十五，雨霽蒙驛克貞，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立時人作卜筮，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以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

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
 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
 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
 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
 不可紊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
 亂者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無過少也唐孔
 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曰休徵曰肅時
 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
 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
 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
 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

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
 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
 能識哉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以
 之哉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以
 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
 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
 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
 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
 小言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
 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也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
 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庶民惟
 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麗乎天也。好風者。箕

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其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眾。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先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天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

言

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旅。葵。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旅。葵。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葵。牛。刀。反。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

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躡階而走。靈公呼葵而屬之。葵亦躡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葵之本序。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

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

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德盛不狎侮。狎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

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

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不役耳目。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玩人喪

德。玩物喪志。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

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

者。心之所得。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

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不作無益。害有益。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為

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

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允。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焚而言也。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

業可未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名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哉。

金滕

滕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上至乃瘳。記上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

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

有和意。穆上猶言共上。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上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疾。而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墠上

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

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上武王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上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以自禱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邁居侯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虐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

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任役使。能事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乃命

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未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未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侯爾命。侯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

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籥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未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公歸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也。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

之物。每上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上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上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滕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也。計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王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盡。其忠誠而已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管蔡及王室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

則是時成王之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獲胡郭反。弁皮變反。○王與大夫

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

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

成王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

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

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二公及王乃問諸史

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王公

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

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

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

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

寶。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

者。非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

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

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

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

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

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

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

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

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

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

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

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上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上并吉。曰予

得吉。上曰王害不違。上曰寧王惟。上用。曰矧亦惟。上用。曰予曷其極。上曰

矧。今上并吉。至於篇終。又曰。上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

欲王違。上故周公以討。叛。上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

也。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

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格。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

威用。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

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

用而不行。討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蠡。寧王武

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

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蠡動而無知之貌。寧王

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

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

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

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蠡蠡然

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殷小

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殷小

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他典反疵才支反。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

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今蠢。今翼日。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

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

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

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

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

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

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

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

及其羣臣。本逋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亡。播遷之臣也。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

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

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

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

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

事者。皆謂不可征。王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

考圖功

我冲人亦未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

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

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

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

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

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

勞於憂誠不可及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

力致討可也此章深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

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

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命伐武庚而吉是上帝

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

卜用所謂朕夢協朕上襲于休祥是也今天

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

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

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

我不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

天明者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天閱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

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攸受休畢

閱音祕○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

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

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

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

考經

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否閉而通。必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寧王。因謂武王之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乎。勤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乎。勤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可愧矣。

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

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况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况肯侯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民養未詳。

蘇氏曰。養。厥。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伐。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之意。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

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伐。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况君爽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予未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

也。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上。敢不從爾勿征。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戒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懔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尊禮。物。文也。修其典。禮。文也。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驚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大氣象。於此可見。

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

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

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眾。德垂後裔。言

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爾惟踐修厥猷。舊有

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東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

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

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欽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欽

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

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斁。音亦。此因戒勉

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

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

偏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

等。經。卷四。四十三。崑崙山講。

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
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則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
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
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嗚呼往哉惟休無替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嗚呼往哉惟休無替
朕命而無廢棄我之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康叔文王之弟武王之弟武王

按書序以康誥為衛侯今古文皆有○
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詳以
弟稱之說者謂周公曰則為成王誥故
曰弟然既謂之若曰則為成王誥故
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
無一語以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兄勛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
安得以此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
年已九十安有九弟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弟康叔
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
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
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
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衛叔封傳禮名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在武王時非
書大序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
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
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予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謂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

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不

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殪，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

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

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此。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海。為東。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邇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邇音聿音述。○此下

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又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邇。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命也。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

書系

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

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

大。亦不在小。惠不懋。懋不懋。反。惇。瘝。病。

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

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

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

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

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

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也。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

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

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

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

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

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

書經

卷四

四十七

崑崙山齋

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意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慙。啓音敏。慙。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啓強。慙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

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大憝。即上文之罔弗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

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不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黜反。○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

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而言。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天之瘵。厥君也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

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

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

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

之終也。穆王訓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

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

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

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

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

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

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

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

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

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

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

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

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

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

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王曰。嗚呼。肆。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

爾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

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其。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

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

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為君而作。則首稱君。為陳而作。則首稱陳。為六事而作。則首稱六事。為甘誓而作。則首稱甘誓。為衆人而作。則首稱衆人。為大誥而作。則首稱大誥。為四方而作。則首稱四方。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為多國而作。則首稱多國。為多邦而作。則首稱多邦。為多國而作。則首稱多國。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為多邦而作。則首稱多邦。

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

書經

卷四

五十一

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崑崙

甚。但既謂專誥，必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必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

專為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必庶

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

顯考。此篇言文王誥，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必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必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必庶云。邦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言行，喪邦，故言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稱以少子

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職業者，無母同彝，常

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惟曰。我民

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其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

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

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

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妹土。嗣爾股肱。純

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

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

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

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

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不惟曰。爾克未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

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

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

書經

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末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王曰。封。

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

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志酒之教。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

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

所以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不同。而皆能成。

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乎。越在外服。侯。

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

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書經

卷四

五十五

崑崙山齋

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敢。亦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盡乞力反，很下舉反。罹鄰知反。○以商受

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峻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醒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王曰：封，予不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

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

戒。以撫安。斯時乎。予惟曰。汝劓。劓。殷獻臣。侯。甸。男。衛。

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劓。丘。八。反。圻。與。畿。同。劓。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

不。涵。于。酒。也。必。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庶。邦。御。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

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若。圻。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劓。恣。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恣。於。酒。德。

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
 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
 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
 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
 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
 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
 輒殺之可乎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
 非羣聚為姦惡者無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庸殺之且惟教之

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湏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
 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湏于酒辨治
 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
 治其諸臣百工之湏酒則民之湏酒者不可
 禁矣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
 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
 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
 也今古文皆有一○按此篇文多不
 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
 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
 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
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未保民者。
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
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
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
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
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
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
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
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
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
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
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
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
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得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

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

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

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之無間者。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

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

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

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

目漢律所謂痼也。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

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

所以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

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

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

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

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

辟。以其無所用乎刑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

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寄反。牖屋郭反。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

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

良材。可爲器者。牖。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

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

爲也。疆。畎墍。茨。丹。牖。則今王惟曰。先王既勤

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夾音協。先王文

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

君。方來者。方而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

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民越及其疆土于先王也肆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今德

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

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

王之克受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天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所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

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

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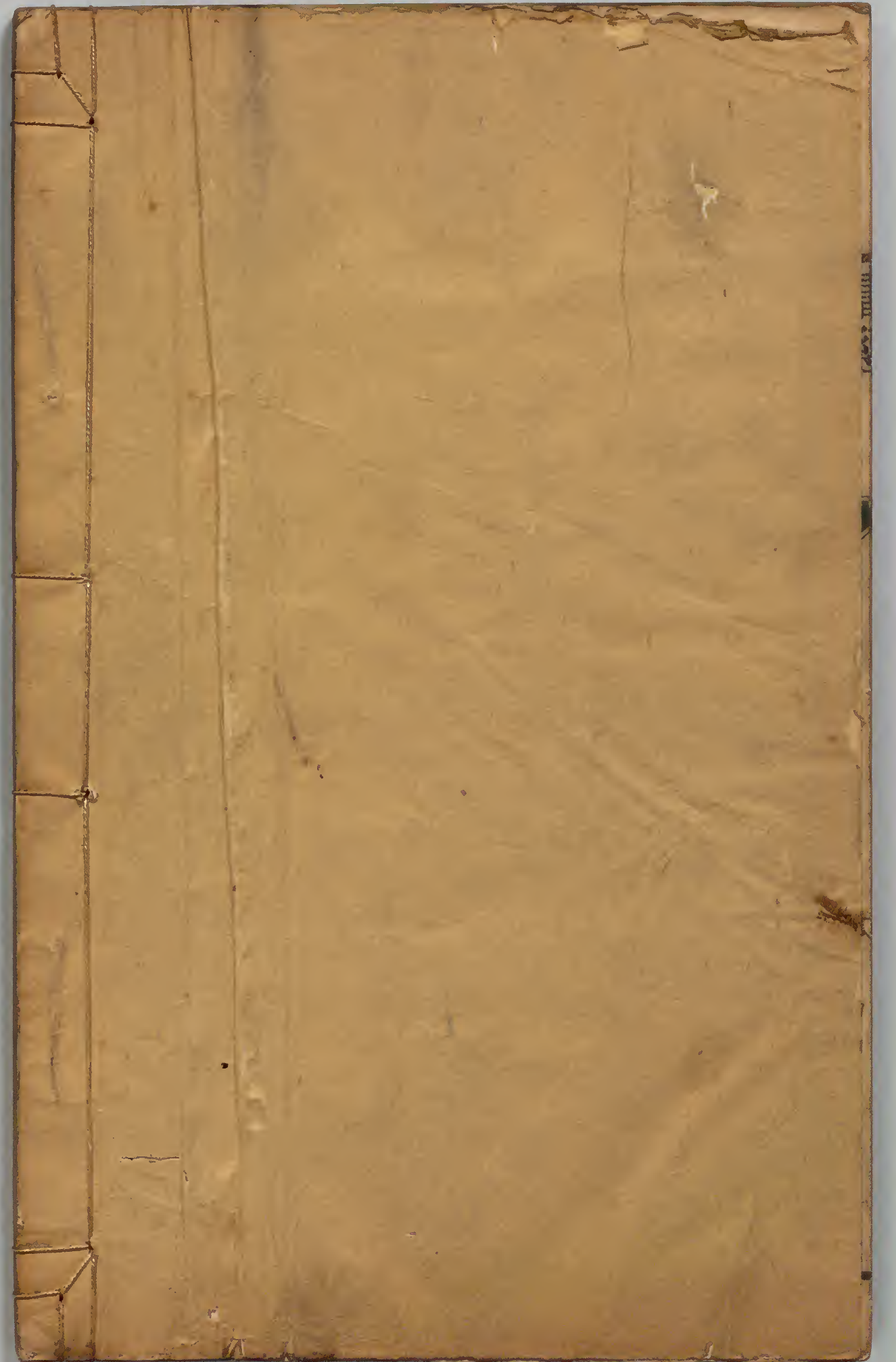
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

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

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

啓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

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Case 11111